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八十五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四 劄子奏疏一

漢

自陳疏

馮衍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宏李廣奮節于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五
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
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
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
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
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
明之時飭躬立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
善貧賤難爲功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
以救罪尤

駁立左氏春秋博士疏

范升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
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

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
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
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
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
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
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
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
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
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
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廼正雅頌今陛下
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
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

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讓博士疏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貢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晉

復鄉舉里選疏

衛 瓘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

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是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士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竝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

則宜準古制使朝廷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乞歸老疏

王述

臣曾祖父魏司空景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邱園

謝拜大將軍疏

劉琨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受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爲

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
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
况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
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
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
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
輒死自効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
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
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陛下龍姿日茂獻質彌
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
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於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
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驚下邱山之釁已彰毫

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欵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狗伯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披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

北周

陳時宜疏略

樂遜

其一崇治方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

物何者比來守今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
優養此政旣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
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
在舒疾得中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
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宜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
中何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
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
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
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
日久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
就樂土其二省造作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
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向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

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敝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選置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旣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

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綦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儀容服飾華

美炫耀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輪力公家未若
介胄之士然其坐受爵賞有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
不有虧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
服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
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
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
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
言之者或寡矣

隋

勸學行禮疏

柳昂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維新之俗自
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徇于

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
以致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蕩忘反自非天
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
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
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
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
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
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士黎獻尚未盡
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隆禮
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清念下民
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
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五
屋可封輒謂非遠

唐

諫遣內臣疏

裴 潾

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
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
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
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則內
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
必誠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
理之風激本正名實在今日

諫刺史縣令不宜杖辱疏

裴耀卿

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庶類凡死罪之色不欲尸諸市朝全其

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以來未有斯
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化有恥且格爲訓將來苟有
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
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卽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刑之末只
施於杖扑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卽免鞭撻今決杖贖死誠則
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
有所恥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
挫向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
長勸風俗之意

論劉從諫求爲留後疏

李絳

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已死數月朝
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

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
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
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
使已至潞州所謂先意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
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從諫撓朝命其將士必不從今
朝廷久無處分被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
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
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
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綬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
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
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
三州軍士不許自蓄兵刃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士亦